四庫全書薈要

乾隆御览本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文忠集卷一百十一至一百十三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臣王杰詳校



文忠集卷一百十一

宋 歐陽修 撰

奏議第十五

翰苑

條約舉人懷挾文字劄子嘉祐二年四月知貢舉

臣伏見國家自興建學校以来天下學者日盛務通經術多作古文其辭藝可稱履行修飭者不可勝數然累次科場人數倍多於往歳事既大盛獘亦隨生竊聞近

年舉人公然懷挾文字皆是小紙細書抄節甚備每寫一本筆工獲錢三二十千亦有十數人共斂錢一一作三二百千雇倩一人虛作舉人名目依例下家狀入科場只令懷挾文字入至試院其程試則他人代作事不敗則賴其懷挾共一作互相傳授事敗則不過扶出一人既本非應舉之人雖敗別無刑責而坐獲厚利竊以國家取士務得實材今若浮偽之人容其濫進則使負辛勤緼實學者無以自別且自來科場務存事體所以優加

禮遇用待賢能今浮薄之徒不知朝廷崇奬之意自為姦偽以至於此甚可歎也謂一作惟宜峻立科條明加約東使浮薄姦偽之徒不容於其間則實有學行之人得被選進然後士子無濫舉朝廷得實才臣今欲乞增定貢院新制寛監門之責重廵捕之賞蓋以入門之時一一搜撿則慮成擁滯故臣乞自舉人入院後嚴加廵察多差內臣及清幹京朝官廵捕每獲懷挾者許與理為勞績或免遠官或指射差遣其監門官與免透漏之責

若搜撿覺察得人數多者令知舉官聞奏取旨重加酬奬其廵捕官除只得廵察懐挾及傳授文義外不得非理侮慢舉人庻存事體且朝廷待士甚厚而小人自為浮薄不可不行禁止以革奬源一作厚弊如允臣所奏乞立定廵捕官賞格及懐挾人責罰刑名添入貢院新定條制仍牓南省門及下進奏院頒告天下所貴先明條約然後必行取進止

論保明一無明字舉人行實一作止劄子同前

臣伏覩近降勑命更定科場條制内一節令本縣令佐知州通判保明舉人行實委無玷缺若因事彰露只罪令佐知州通判所斷刑名並用舊制雖去官經恩不得原減者伏緣舊制刑名甚重今來去官經恩不得原減則官吏所責不輕而玷缺之累中人所不能免小過微累皆為玷缺難以必用深刑責官吏保其所不能盡知者若謂止坐大事則又無明文竊慮後有犯者難用必行之法臣今欲乞指定舉人玷缺事狀如事親不孝行

止踰濫冒哀匿服鲁犯刑責及雖有蔭贖而情理重者以上事節茍犯其一並不得收試如違必一作並用舊制刑名所貴事簡而易遵法嚴而必用如允臣所請乞下禮部貢院施行令取進止

論契丹求御容劄子嘉祐二年

臣伏見契丹所遣汎使專為御容而來中外之議皆謂前歲既已許之於理不可中止失於不早踐言至彼非時遣使及朝夕以來傳聞頗異或云大臣共議欲遂拒

而不與若然則臣恐釁隙之端自此而始禍患之起未易遽言大凡為國謀事者必先明信義重曲直酌人情量事勢四者皆得然後可以不疑苟一有未然尚恐敗事況四者俱失豈可不思契丹與中國通盟久矣而嚮來宗真特於信好自表慇懃別有家書繼以畫像聖朝納其來意許以報之而乃遷延至今遂欲食言而中輟是則彼以推誠結我我以不信待之失信傷義甚非中國自尊重之術而又其曲在我使彼易以為辭自南北

通和以來信問往復之際每於報荅常從優厚假借既久其心已驕況此畫像之來特表慇懃之意是則於平常之禮厚報以驕之慇懃之來則不報以沮一作阻下同之沮之彼必怒不報彼必恥懷恥蓄怒何所不為此人之常情也許其父不許其子厚薄之際此亦人情之難處也臣竊見契丹來書初無寒溫候問之言直以踐言孤約為說其意在於必得若此時被沮勢必更來事既再三豈能堅執若待其失於遜順已成釁隙然後與之則

重為中國之辱又使契丹謂中國難以恩意交惟可以勢力脅因之引惹别有他求則為後患何可涯哉今北主雖弱而中國邊備未完廟謀未勝未可生事而欲執我曲彼直之議以起戎而結禍夫察彼事勢必不能中止量我事勢又未能必沮之臣故曰四者俱失也臣又聞北使入境之日地震星殞變異非常先事深防猶恐不及失計招禍豈可自為臣願聖慈出於獨斷勿沮其善意無失我信言臣今欲乞回諭使人告以如約直俟

今冬因遣常使時與之則於事體稍便伏乞速下兩府商議上繫國家利害臣不敢不言今取進止

論選皇子疏一作書 嘉祐二年

八月日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充史館修撰刋修唐書判太常寺兼禮儀事上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臣歐陽某謹昧死再拜上書于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陛下臣聞言天下之難言者不敢與必然之聽知未必聽而不可不言者所以盡為忠

之心况臣遭遇聖明容納諫諍言之未必不聽其可默而不言臣伏見自去歲以來羣臣多言皇嗣之事臣亦嘗因災異竊有奏陳雖聖度包容不加誅戮而愚誠懇至天聽未回臣實不勝愛君之心日夜區區未嘗忘此思欲再陳狂瞽而未知所以為言今者伏見兖國公主近已出降臣因竊思人之常道莫親於父子之親人之常情亦莫樂於父子之樂雖在聖哲異於凡倫其為天性於理則一陛下嚮雖未有皇嗣而尚有公主之愛上

慰聖顏今既出降漸踈左右則陛下萬機之暇處深宮之中誰可與語言誰可承顏色臣愚以謂宜因此時出自聖意於宗室之中選材賢可喜者録以為皇子使其出入左右問安侍膳亦足以慰悦聖情臣考於書史竊見自古帝王雖曰至尊未嘗獨處也其出而居外也不止百司公見奏事而已必有儒臣學士講論於閒宴又有左右侍從顧問語言其入而居内也不止宦官宮妾在於左右而已其平居燕寢也則有太子問安侍膳於

朝夕其優游宴樂也多與宗室子弟懽然相接如家人計其一日之中未甞一時獨處也今陛下日御前後殿百司奏事者往往仰瞻天顔而退其甚幸者得承一二言之德音君臣之情不通上下之意不接其餘在廷之臣儒學侍從之列未聞一人從容親近於左右入而居內則至於問安侍膳亦闕於朝夕是則陛下富有四海之廣躬享萬乘之尊居外則無一人可親居內則無一人得親此臣所以區區而欲言也伏况陛下荷祖宗之

業承宗廟社稷之重皇子未降儲位久虛羣臣屢言大議未決臣前所奏陳以謂未必立為儲貳而且養為子既可以徐察其賢否亦可以待皇子之降生於今為之亦其時也臣言狂計愚伏俟斧鉞臣昧死再拜

乞寫祕閣書令館職校讐劄子嘉祐二年九月兼判祕閣祕書省

臣近準勑兼判祕閣檢會先準皇祐元年七月十一日中書劄子節文奉聖旨祕閣有闕者書名件用崇文總目逐旋補寫依例酬校了以黄絹裝褫正副二本收附

準備御覽內中取索一作借本閣尋具畫一合行事件聞
奏蒙依所奏施行當時雖有此行遣尋值抄寫觀文殿
書權住至今伏見館閣校讎之官員數甚多除係省府
南曹外其餘主判閒局及别無主判者並各無書校對
既無職事因此多不入館伏以館閣國家優養賢材之
地自祖宗以來號為清職今館宇閴然塵埃滿席有同
廢局甚可嘆嗟臣今欲乞檢會先準皇祐元年七月十
一日所降指揮及一宗行遣次第許從本閣選請在院

館職官員先將祕閣書目與崇文總目點對內有見闕書籍即於三館取索先校定然後抄寫成書仍差初校覆校官刊正裝䙁其合行事件已有晝一起請依奏指揮亦乞檢會施行惟元乞公用錢乞更不支破其抄寫楷書候見得闕書數目將見在楷書人數酌量多少如（一作照）闕人即別具擘畫聞奏今取進止

乞定兩制員數劄子 嘉祐三年

臣竊以學士待制號為侍從之臣所以承宴閒備顧問

以論思獻納為職自祖宗以來尤精其擇一作尤所精擇苟非清德美行諤然衆譽高文博學獨出一時則不得與其選是以選用至艱員數至少官以難得為貴人以得職為榮搢紳之望既隆則朝廷之體増重其後用人頗易員數漸多往時學士待制至六七十員近年以來稍慎除拜即今猶及四十餘員臣以謂愛惜名器不輕授人朝廷既已知之矣而為國家一無矣而家三字計者宜於此時一作亦宜及今創立經制令惟翰林學士中書舍人知制誥各

有定員其餘學士待制未有定員一作數臣今欲乞檢詳前史及國朝故事自觀文殿大學士至待制並各立定員數遇有員闕則精擇賢材以充其選茍無其人尚可虛位以待如允臣所請乞賜詳議施行取進止

論編學士院制詔劄子嘉祐三年

臣伏見國家承五代之餘建萬世之業誅滅僭亂懷來四夷封祀天地制作禮樂至於大臣進退政令改更學士所作文書皆繫朝廷大事示於後世則為王者之訓

謨藏之有司乃是本朝之故實自明道以前文書草槀尚有編録景祐以後漸成散失臣曽試令類聚收拾補綴十已失其五六使聖宋之盛文章詔令廢失湮淪緩急事有質疑有司無所檢證盖由從前雖有編録亦無類例卷第只是本院書吏私自抄寫所以易為廢失臣今欲乞將國朝以来學士所撰文書各以門類依其年次編成卷帙號為學士院草録有不足者更加求訪補足之仍乞差本院學士從下兩員專切管勾自今已後

接續編聨如本行人吏不畫時編録致有漏落許令本院舉察理為過犯此臣本院常事也所以上煩聖聽者蓋以近嵗以來百司綱紀相承廢壊事有曾經奏聞及有聖旨指揮者僅能遵守若只是本司臨時處置其主判之官纔罷去則其事尋亦廢停所以臣欲乞朝廷特降指揮所貴乆逺遵行不敢廢失今取進止

請今後乞内降人加本罪二等劄子 嘉祐三年

臣伏見諫官陳旭起請僥求内降之人委二府劾奏干

請者之罪蒙朝廷依奏施行尋聞李璋因内降責罰自後罕聞敢求内降以希恩賞者以此見至公之朝必信之法可以令行而禁止也然旭所請只為恩賞之一端而小人僥求無所不至臣自權知開封府未及兩月之間十次承準内降或為府司後行或為宫院姨嬭或為内官及干繫人吏等本府每具執奏至於再三而干求者一無三字内降不已至於婢妾賤人犯姦濫等事亦敢上煩聖聰以求私庇宦豎小臣自圖免過反彰聖君曲法

之私雖有司執奏終許公行然小人干求未有約束止絕臣今一無此字欲乞今後應有因事敢干求内降者依舊許本府執奏外更乞根究因縁干求之人奏攝下府勘劾重行責罰如本人自行干請者亦乞一就勘鞫加元犯本罪二等斷遣其情理稍深及干求不已者亦許本府一面牒報御史臺彈糾勘劾施行所貴止絕小人干亂公朝敗紊綱紀令取進止

論梁舉直事封回内降劄子嘉祐二年

臣勘會本府見勘内臣梁舉直公事兩曾執奏三準内降特與放罪臣伏見近年權倖之臣多是公然作過不畏憲法恃干求内降紊亂紀綱所以前後臣寮累具論述陛下特降明詔許承受官司執奏不得施行布告天下著為信令今梁舉直累煩睿聽干求不已本府遵依前後詔勑再具執奏未許公行伏以曲庇小臣撓屈國法自前世帝王苟有如此等事史冊書之以著人君之過失今梁舉直不欲受過於其身寧彰陛下之過於中

外舉直此罪重於元犯之罪今縱未能法外重行以戒小人干求内降者其元犯本罪豈可曲恕舉直苟為愛身之計不思愛君之心乃是小人全無知識爾如臣忝被恩寵列於侍御職在獻納合思裨補豈可阿意順旨為陛下曲法庇縱小臣以彰聖君之失其内降臣更不敢下司謹具狀繳連進納今取進止

論郭皇后影殿劄子 嘉祐三年

臣所領太常禮院得御藥院公文稱奉聖旨送畫到景

靈宫廣孝殿後修蓋郭皇后影殿圖子一本赴太常禮院詳定者其圖子已别具狀繳奏訖臣伏見近年京師土木之功糜耗國用其獘特深原其本因只為差内臣監修利於偷竊官物及訖功之後僥求恩賞以故多起事端務廣興作其甚則託以祖宗神御張皇事勢近年以來如此興造略無虚歲伏以景靈宫建自先朝以尊奉聖祖陛下又建真宗皇帝章懿太后神御殿於其間天下之人皆知陛下奉先廣孝之意然則此宫乃陛下

奉天奉親之所今乃欲以後宮已廢未追（一作復）之后建殿與先帝太后並列瀆神違禮莫此之甚臣竊謂此事必不出於聖意皆小人私於興作有所僥求爾蓋自前世帝王於宗廟之外別為廟享以追奉祖宗者則有之未聞有自追奉其妃后者也蓋小人不識事體但茍一時之利不思虧損聖德伏乞特賜寢罷以全典禮今取

進止

論孟陽河開掘墳墓劄子 嘉祐四年春

臣勘會府界刱開孟陽新河相次據祥符縣人户經府披訴稱被人夫開掘墳墓斫伐桑棗拆拽舍屋等事尋差兵曹叅軍張稚圭往彼檢視得已開河道六里有餘計三料開掘郄村民墳墓八十二所大墓園三所草厇屋七十七間其未開三料猶有墳墓二十五所舍屋四十七間桑五百餘株田土八十段臣因體問得村民所掘墳墓屍首骨殖布在新河兩岸子孫骨肉環坐守之仰天號慟屍骨暴露並無所歸其甚貧一作貧甚者用火燒

焚向空撤棄其庄宅屋宇累世安居旦夕毀拆全家露
坐兒痛之聲聞於遠近方此春月朝廷務行仁政之時
横屍暴骨殃及幽明可為憫傷可為驚駭兼體問得所
開新河有害無利其萬勝斗門及陽武橋斗門兩處減
水盡入白溝河所以年年決溢今又刱開新河亦入白
溝是則三道減水盡聚一河將來決溢可知兼今所開
新河深六尺至七尺白溝河只深四尺至五尺下源高
仰水勢難行臣今欲乞權住夫役三兩日差朝臣一員

計會都水監開封府各差官一員同行相度苟如臣所
說不虛未開三料乞更不開掘却移夫役修整舊河其
元獻利見開河之人本為自圖功賞及從初檢計壕寨
官吏蒙昧朝廷不言有墳墓宅舍桑棗在所開地内情
理難恕欲乞下開封府取勘一作會其獻利之人與壕寨
等並行决配官員悉與停廢所貴少謝枯骨兼慰生人
今取進止

乞罷上元放燈劄子嘉祐四年

臣伏以上元放燈不出典禮蓋因前世習俗所傳陛下（二字一作皆以）俯狥衆心欲同民樂勉出臨幸非為嬉游若乃時歲豐和（一作時豐歲和）人物康富以為樂事亦是人情今自立春以來陰寒雨雪小民失業坊市寂寥寒凍之人死損不少薪炭食物其價增倍民憂凍餓何暇遨遊臣本府日閱公事內有投井投河不死之人皆稱因為貧寒自求死所今日有一婦人凍死其夫尋亦自縊竊惟里巷之中失所之人何可勝數昨日聖恩差官俵錢正為

右臣今月二十二日奉被詔書一道以臣乞寢新除禮部侍郎恩命不允事伏念臣出自孤寒累蒙奬擢職忝學士官至給事中前後所授恩命不少豈敢頻於此際過飾偽辭取好讓之虛名為有識之所誚實以臣撫心内愧不敢自欺盖以唐書置局已十餘年纂錄垂就臣最後至接續分撰卷數不多用功最少不敢與從初置局及在局年深用功勤勞人一例受賞所陳情實皆有據依不敢過言兾為可信敢謂特煩詔諭前例所無上

體聖恩便合祗受而臣迫於懇悃實所難安夙夜徊徨莫知所措若以臣雖無功效不欲獨遺欲望聖慈稍加裁損或於階勲食邑一有所霑俾臣得不過分足以為榮臣若自欺不言則冒寵雖多為愧愈甚臣不勝激切戰懼屏營之至謹具狀陳乞以聞伏候敕旨

賀壽星表至和三年二月誤雕在此

臣某等言天雖不言事以象見保祐聖德其祉無疆臣某等中賀伏惟尊號皇帝陛下以憂勞勤儉之志躬自

發憤而以仁慈寛厚之恵愛養元元下洎萬邦小大諸物咸欲各正性命而畢安其生上天降監宜有以報庚寅之夕星見南方占考天文福在人主惟天去人不遠如此災祥在徳可不戒哉臣等忝備詞臣無所裨補惟願清心屏欲以隆南山之固而享一有夫字無疆之休

乞洪州第五劄子嘉祐五年七月

臣猥以庸虚過蒙奬擢久列侍從訖無補報年齒老大疾病侵陵聽重目昏聰明並耗髪白手顫精力俱衰兼

以父母墳塋遠在江外未有得力子弟照管誠心廹切臣自三四年來累曾陳乞一外任差遣中間緣奉勑刋修唐書未見次第所以盤桓歲月不敢再三堅請今來唐書已得了當欲望聖慈差臣知洪州一次所冀退養衰（一作跡）拙兼便私塋取進止

乞洪州第六狀（嘉祐五年　月）

右臣近瀝懇私上干睿聽以臣年衰多病父母墳墓在遠無人照管乞一次江西差遣至今未蒙恩旨臣以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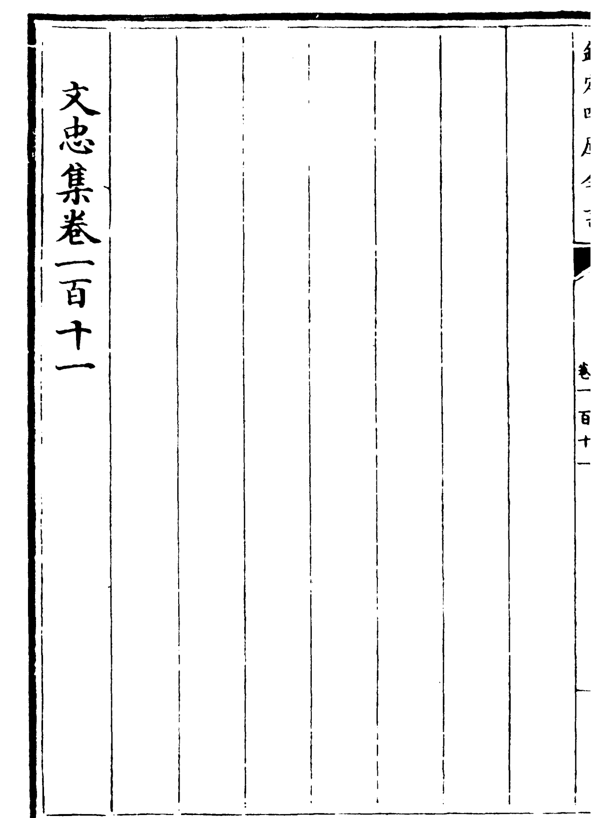
爾非惟自涉嫌疑其於朝廷所損不細臣請原其本末而言之國家自數十年來士君子務以恭謹靜慎為賢及其弊也循黙苟且頽（一作偷）惰寛弛習成風俗不以為非至於百職不脩紀綱隳壊時方無事固未覺其害也一旦強敵犯邊兵出無功而財用空虛公私困弊盜賊並起天下騷然陛下奮然（四字一作天子）感悟思革其弊進用三數大臣鋭意於更張矣於此之時始增置諫官之員以寵用言事之臣俾之舉職由是修紀綱而縄隳壊遂

欲分別賢不肖進退材不材而久弊之俗驟見而駭因共指言事者而非之或以謂好訐陰私或以為公相傾陷或謂沽激名譽或謂自圖進取羣言百端幾惑上聽上賴陛下至聖（一無二字）至明察見諸臣本以（一無此字）忘身狥國非為巳利讒間不入遂苟保全而中外之人久而亦漸為信自是以來二十年間臺諫之選屢得讜言之士中間斥去姦邪屏絕權倖拾遺救失不可勝數是則納諫之善（一作乏）從古所難自陛下臨御以來實為盛德於

朝廷補助之效不為無功今中外習安上下已信纎邪之人凡所舉動每畏言事之臣時政無巨細亦惟言事官是聽原其自始開發言路至於今日之成效豈易致哉可不惜哉夫言人之過似於一無此字下同徼訐逐人之位似於傾陷而言事之臣得以自明者惟無所利於其間爾而天下之人所以為信者亦以其無所利焉今拯併逐二臣自居其位使將來姦佞者者字一作之人得以為說而惑亂主聽今後言事者不為人信而無以自明是則聖

明一作朝用諫之功一旦由拯而壞夫有所不取之謂廉有所不為之謂耻近臣舉動人所儀法使拯於此時有所不取而不為可以風天下以廉耻之節而拯取其所不宜取為其所不宜為豈惟自薄其身亦所以開誘他時言事之臣傾人以覬得相習而成風此之為患豈謂小哉然拯所恃者惟以本無一作無本心耳夫心者藏於中而人所不見迹者示於外而天下所瞻今拯欲自信其不見之心而外掩天下之迹是猶手探其物口云不欲

雖欲自信人誰信之此臣所謂嫌疑之不可不避也況如拯者少有孝行聞於鄉里晚有直節著在朝廷但其學問不深思慮不熟而處之乖當其人亦可惜也伏望陛下別選材臣為三司使而處拯他職置之京師使拯得避嫌疑之迹以解天下之惑而全拯之名節不勝幸甚臣叨塵侍從職號論思昔嘗親見朝廷致諫之初甚難今又復見陛下用諫之效已著實不欲因拯而壞之者為朝廷惜也臣言狂計愚伏俟誅戮



文忠集卷一百十一

文忠集卷一百十二

宋 歐陽修 撰

奏議第十六

翰苑

乞與尹構一官狀 嘉祐四年

右臣等伏見故起居舍人直龍圖閣尹洙文學議論為當世所稱忠義剛正有古人之節初蒙朝廷擢在館閣而能不畏權臣力排衆黨以論范仲淹事遂坐貶黜其

後元昊僭叛用兵一方當國家有西顧之憂思得材謀之臣以濟多事而洙自初出師至於元昊納款始終常在兵間比一時之人最為宣力而羣邪醜正誣構百端卒陷罪辜流竄以死嚮蒙陛下仁聖恩憐哀其寃枉特賜湔雪俾復官資足以感動羣心勸勵忠義今洙孤幼並在西京家道屢空衣食不給洙止一男構年方十餘歲惸然無依實可嗟惻伏見將來祫享大禮在近羣臣皆得奏蔭子孫伏望聖慈録洙遺忠憫洙不幸特賜其

子一官庶霑寸禄以免饑寒則天地之仁幽顯蒙德臣等忝列侍從愧無獻納苟有所見不敢不言謹具狀奏

聞伏候勑旨

舉丁寶臣狀 同前

右臣竊見太常丞湖州監酒務（一作稅）丁寶臣前任知端州日因遭儂智高事停官叙理監當方智高攻刼嶺南州縣例以素無備禦官吏各至犇逃如（一作莫）聞當時獨寶臣曾捉得智高探事人便行斬決及曾鬬敵朝廷以

其如此故他人皆奪兩官獨寶臣只奪一官以此見其比衆人情理之輕臣伏見寶臣履行清純頗有官業惟海賊遽至力屈致敗出於不幸今者伏遇逮袷享恩赦欲望聖慈特與不候監當滿任牽復官資就移一親民差遣如後犯入已贓臣甘當同罪謹具奏聞伏候勑旨

乞免舉臺官劄子 嘉祐四年

臣近準勑為見闕臺官下學士院令臣與孫抃等同共保舉兩人聞奏者伏以學士之職置自有唐初以文辭

供奉人主其後漸見親信至於朝廷機密及大除拜每被詢訪皆與參決當時居是職者選擇既精信任亦重下至五代莫不皆然國朝遵用唐制尤重其任自比年以來選用之際時容繆濫職以人廢官以人輕往時臺官闕人只命學士一員獨舉今乃令三人共舉若以為俱可信則一員足以公舉若以為俱不可信則雖衆舉亦豈為得人若以為有可信有不可信者則自宜捨不可信者專委可信者其不可信者既不稱職罷黜之可

也以臣思之朝廷所以遽改舊制而學士不足取信皆由用非其人如臣是也今在院學士三員孫抃胡宿各曾獨舉臺官朝廷嘗所取信惟臣未曾舉人伏念臣材識庸暗不能知人使臣隨衆署名則臣實為恥欲三人所見皆一則理必不能欲望聖慈免臣共舉却依舊制只命學士一員專舉況孫抃胡宿嘗曾舉官可以不疑如以臣為不可獨任乞候將來續有臺官員闕更不差臣專舉非敢避事直以任非其才不足取信致煩朝廷

改更舊制以此不敢不言今取進止

論許懷德狀嘉祐五年

右臣今月初四日當直準內降許懷德讓恩命表一道撰批答臣勘會昨來許懷德祫享加恩自合兩表陳讓只曾投進一表批答後更不曾進第二表稽停至今四十餘日制書留在閤門既不受命又不陳讓直至今來移鎮方於讓表內因帶引叙前來祫享加恩乞併寢二命蓋懷德以祫享例加恩命為輕所以更無表讓却於

今來表內因帶敘陳其前來恩制久已稽留不讓不受顯是輕侮朝廷違慢君命閤門無所申舉臺司風憲亦無彈糾況懷德身是將臣職典禁衛敢此違廢國家典制罪大不恭其批答臣未敢撰辭乞下所司勘劾懷德正以典刑庶肅朝綱以戒不恪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再論許懷德狀同前

臣竊以謂治天下在明號令正朝廷在修紀綱號令所行紀綱所振由人主有賞罰之柄也若號令出而不從

紀綱弛而不整又不以賞罰臨之而欲正朝廷治天下
臣不知其可也今者陛下親祀宗廟不敢獨受其福推
恩羣臣徧及中外此聖德之至深厚也而臣下輙敢有
所輕重以謂例恩泛及視以為輕而慢之原其情理其
可恕乎方祫享始畢恩典推行命出之日宰相押班百
官在列宣揚制誥布告天下而將臣偃蹇不肯受命稽
停制書四十餘日有司無所申舉恬然不以為怪是陛
下號令不能行於朝廷而紀綱弛壞於武士凡士之知

治體者皆為陛下惜也臣謂方今國家全盛天下無虞非有强臣悍將難制之患而握兵之帥輙敢如此不畏朝廷者蓋由從前不惜事體因循寛弛有以馴致也今若又不正其罪罰而公為縱弛則恐朝廷失刑自此而始武臣驕慢亦自此而始號令不行於下紀綱遂壞於上亦自此而始夫古人所謂見於未萌者智之明也若事有萌而能杜其漸者又其次也若見其漸而興之浸成後患者深可戒也臣前日為許懷德事曾有奏論略

陳大概盖以方今賞罰之行只據簿書法令以從事而罕思治體况如懷德在法非輕於事體又重故臣復盤愚瞽伏乞聖慈裁擇而行之

論茶法奏狀 嘉祐五年

右臣伏見朝廷近改茶法本欲救其弊失而為國誤計者不能深思遠慮究其本末惟知圖利而不圖其害方一二大臣銳於改作之時樂其合意倉卒輕信遂决而行之令下之日猶恐天下有以為非者遂直詆好言之

士指為立異之人峻設刑名禁其論議事既施行而人知其不便者十葢八九然君子知時方厭言而意殆一無二字不肯言小人畏法懼罪而不敢言今行之踰年公私不便為害既多而一二大臣以前者行之太果令之太峻勢既難回不能遽改而士大夫能知其事者但騰口於道路而未敢顯言於朝廷幽遠之民日被其患者徒怨嗟於閭里而無由得聞于天聽陛下聰明仁聖開廣言路從前容納補益尤多今一旦下令改事先為峻法

禁絶人言中外聞之莫不嗟駭語曰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今壅民之口已踰年矣民之被害一作患者亦已衆矣古不虛語於今見焉臣亦聞方一作初改法之時商議已定猶選差官數人分出諸路訪求利害然則一二一作二三大臣不惟初無害民之意實亦未有自信之心但所遣一作使之人既一無此字見朝廷必欲更改不敢沮議又志在希合以求功賞傳聞所至州縣不容一作用吏民有所陳述直云朝廷意在必行但來一無此字

要一審狀爾果如所傳則誤事者在此數人而已一無二字蓋初以輕信於人施行太果今若明見其害救失何遲患莫大於遂非過莫深乎不改臣於茶法本不詳知但外論既諠聞聽漸熟古之為國者庶人得謗於道商旅得議於市而士得傳言於朝正為此也臣竊聞議者謂茶之新法既行而民無私販之罪歲省刑人甚多此一利也然而為害者五焉江南荆湖兩浙數路之民舊納茶稅今變租錢使民破産亡家怨嗟愁苦不可堪忍或

舉族而逃或自經而死此其為害一也自新法既用小商所販至少大商絶不通行前世為法以抑豪商不使過侵國利與為僭侈而已至於通流貨財雖三代至治猶分四民以相利養今乃斷絶商旅此其為害二也自新法之行税茶路分猶有舊茶之税而新茶之税絶少年歲之間舊茶税盡新税不登則頓虧國用此其為害三也往時官茶容民入雜故茶多而賤徧行天下今民自買賣須要真茶真茶不多其價遂貴小商不能多販

又不暇遠行故近茶之處頗食貴茶遠茶之方向去更無茶食此其為害四也近年河北軍糧用見錢之法民入米於州縣以鈔筭茶於京師三司為於諸場務中擇近上場分特留八處專應副河北入米之人翻鈔筭請今場務盡廢然猶有舊茶可筭所以河北和糴日下未妨竊聞自明年以後舊茶當盡無可筭請則河北和糴實要見錢不惟客旅得錢變轉不動兼亦自京師歲歲輦錢於河北和糴理必不能此其為害五也一利不足

以補五害今雖欲減放租錢以救其弊此得寬民之一端爾然未盡公私之利害也伏望聖慈特詔主議之臣不護前失深思今害黜其遂非之心無襲彊謗之迹除去前令許人獻說亟加詳定精求其當庶幾不失祖宗之舊制臣冒禁有言伏待罪責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李燾長編說五害處止是節文仍改變轉不動一句為艱於移用

論監牧劄子　嘉祐五年

臣所領羣牧司近準宣差吳中復王安石王陶等同共

相度監牧利害事竊以國馬之制置自祖宗歲月既深官司失守積習成弊雖止一時前後因循重於改作今者幸蒙朝廷因言事之官有所陳述選差臣寮相度更改臣以謂監牧之設法制具存條目既繁弊病亦衆若秖坐案文籍就加增損恐不足以深革弊源如欲大為更張剏立制度則凡於利害難以遥度必須目見心曉熟於其事然後可以審詳裁制果決不疑蓋謀於始也不精則行於後也難久況此是臣本職豈敢辭勞欲乞

權暫差臣仍於吳中復等三人内更差一人與臣同詣左右廂監牧地頭躬親按視至於土地廣狹水草善惡歲時孳牧吏卒勤惰以至牝牡種類各隨所宜棚井温凉亦有便否嚮何以致馬之耗減今何以得馬之蕃滋既詳究其根源兼旁采於衆議如此不三數月間可以周遍然後更將前後臣寮起請與衆官參詳審處與其坐而遥度倉卒改更其為得失不可同日而論也臣又竊思今之馬政一有者字皆因唐制而今馬多少與唐不同

者其利病甚多不可悉(一作概)舉至於唐世牧地皆與馬性相宜西起隴右金城平涼天水外暨河曲之野内則岐豳涇寧東接銀夏又東至於樓煩皆(一作此)唐養馬之地也以今考之或陷没夷狄或已為民田皆不可復得惟聞今(一作惟今之)河東(一有路字)嵐石之間山荒甚多及汾河之側草地亦廣其間草軟水甘最宜牧養往時河東軍馬常在此處牧放今馬數全少閑地極多此乃唐樓煩監地也可以興置一監臣以謂推迹而求之則天池元

池三監之地尚冀可得又臣往年因奉使河東嘗行威勝以東及遼州平定軍見其不耕之地甚多而河東一路山川深峻水草甚佳其地高寒必宜馬性及京西唐汝之間久荒之地其數甚廣欲乞更下河東京西轉運司差官就近於轄下訪求草地有可以興置監牧處如稍見次第即乞朝廷差官與羣牧司官員同共往彼踏行擘畫若可以興置新監則河北諸監内有地不宜馬處却可議行廢罷惟估馬一司利害最為易見若國家

廣捐金帛則券馬利厚來者必多於其多中時得好馬若有司惜費則蕃部利薄馬來漸少兼亦好馬不來然而招誘之方事非一體亦須知其委曲欲乞特差羣牧司或禮賔院官一員直至秦州以來體問蕃部券馬利害凡此三者雖暫差官比及吴中復等檢閲本司文字講求商議未就之間已各來復可以參酌相度庶不倉卒輕為改更如允臣所請乞賜施行今取進止一作國馬之制

置自祖宗歲月既深官失其守積習成弊匪止一時伏覩詔書命堯等商度利害將有更革臣以謂監牧之設

法制具存條目既繁其弊亦衆若止坐案文籍就加增損恐不足以深革弊源如欲大為更張刱立制度則凡於利害難以遥度蓋謀於始也不精則行於後也難久請詔相度官一人同臣躬按左右廂監牧凡土地廣狹水草善惡歲時孳牧吏卒勤惰以至牝牡種類各隨所宜棚井温涼亦有便否嚮何以致馬之耗減今何以得馬之蕃滋詳究根源旁采衆議然後以此日臣察奏請參詳審處與其坐而遥度倉卒改更其為得失不可同日而論也臣又竊思今之馬政皆因唐制而今馬多少與唐不同者其利病甚多不可槩舉至於唐世牧地皆與馬性相宜西起隴右金城平涼天水外暨河曲之野內則岐豳涇寧東接銀夏又東至於樓煩此唐養馬之地也以今考之或陷没夷狄或已為民田皆不可復得惟聞今河東路嵐石之間山荒甚多及汾河之側草地亦廣其間草軟水甘最宜養牧此乃唐樓煩監地也可以興置一監臣以謂推迹而求之則樓煩元池天池三

監之地尚冀可得又臣往年奉使河東嘗行威勝以東及遼州平定軍見其不耕之地甚多而河東一路山川深峻水草甚佳其地高寒必宜馬性及京西路唐汝之間久荒之地其數甚廣請下河東京西轉運司遣官訪草地有可以興置監牧則河北諸監有地不宜馬可行廢罷至於估馬一司利害易見若國家廣捐金帛則券馬利厚來者必多若有司惜費則蕃部利薄馬來寖少然而招誘之方事非一體請遣羣牧司或禮賓院官一人至邊訪蕃部券馬利害以此三者參酌商議庶不倉卒輕為改更以上乃通鑑長編所載與集本頗異

舉章望之曾鞏王回等充館職狀 同前

右臣猥以庸虛過蒙獎任竊惟古人報國之效無先薦賢雖知人之難愧於不廣而高材實行亦莫多得苟有

所見其敢默然臣竊見祕書省校書郎章望之學問通博文辭敏麗不急仕進行義自修東南士子以為師範太平州司法參軍曾鞏自為進士已有時名其所為文章流布遠邇志節高爽自守不回前亳州衛真縣主簿王回學行純固論議精明尤通史傳姓氏之書可備顧問此三人者皆一時之秀宜被朝廷樂育之仁而或廢處江湖或沉淪州縣不獲聞達議者惜之其章望之曾鞏王回臣今保舉堪充館閣職任欲望聖慈特賜甄擢

如後不如舉狀臣甘當同罪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舉蘇軾應制科狀 嘉祐五年

右臣伏以國家開設科目以待儁賢又詔兩省之臣舉其所知各以聞達所以廣得人之路副仄席之求臣雖庸暗其敢不勉臣伏見新授河南府福昌縣主簿蘇軾學問通愽資識明敏一作姿識敏明文采爛然論議蠭出其行業修飭名聲甚遠臣今保舉堪應材識兼茂明於體用科欲望聖慈召付有司試其所對如有繆舉臣甘伏朝

典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免進五代史狀同前

右臣準中書劄子為知制誥范鎮等奏乞取臣五代史草付唐書局繕寫上進事伏念臣本以孤拙初無他能少急養親遂學干禄勉作舉業以應所司自忝竊於科名不忍忘其素習時有妄作皆應用文字至於筆削舊史褒貶前世著為成法臣豈敢當往者曾任夷陵縣令及知滁州以負罪謫官閒僻無事因將五代史試加補

緝而外方難得文字撿閲所以銓次未成昨自還朝便蒙差在唐書局因之無暇更及私書是致全然未成次第欲候得外任差遣庶因公事之暇漸次整緝成書仍復精加考定方敢投進兾於文治之朝不為多士所誚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論删去九經正義中讖緯劄子

臣伏見國家近年以來更定貢舉之科以為取士之法建立學校而勤養士之方然士子文章未純節行未篤

不稱朝廷勵賢興善之意所以化民成俗之風臣愚以謂士之所本在乎六經而自㬥秦焚書聖道中絶漢興收拾亡逸所存無幾或殘編斷簡出於屋壁而餘齡昏眊得其口傳去聖既遠莫可考證偏學異說因自名家然而授受相傳尚有師法暨晉宋而下師道漸亡章句之篇家藏私畜其後各為箋傳附著經文其說存亡以時好惡學者茫眜莫知所歸至唐大宗時始詔名儒撰定九經之疏號為正義凡數百篇自爾以來著為定論

凡不本正義者謂之異端則學者之宗師百世之取信也然其所載既博所擇不精多引讖緯之書以相雜亂怪奇詭僻所謂非聖之書異乎正義之名也臣欲乞特詔名儒學官悉取九經之疏刪去讖緯之文使學者不為怪異之言惑亂然後經義純一無所駁雜其用功至少其為益則多臣愚以謂欲使士子學古勵行而不本六經欲學六經而不去其詭異駁雜欲望功化之成不可得也伏望聖慈下臣之言付外詳議今取進止

議學狀（一有新字）嘉祐元年

右臣等伏見近日言事之臣為陛下言建學取士之法者衆矣或欲立三舍以養生徒或欲復五經而置博士或欲但舉舊制而修廢墜或欲特創新學而立科條其言雖殊其意則一陛下慎重其事下其議於羣臣而議者遂欲創新學立三舍因以辨士之能否而命之以官其始也則教以經藝文辭其終也則取以材識德行聽其言則甚備考於事則難行夫建學校以養賢論材德

而取士此皆有國之本務而帝王之極致也而臣等謂之難行者何哉蓋以古今之體不同而施設之方皆異也古之建學取士之制非如今之法也蓋古之所謂為政與設教者遲速異宜也夫立時日以趨事考其功過而督以賞罰者為政之法也故政可速成若夫設教則以勸善興化尚賢勵俗為事其被於人者漸則入於人也深收其效者遲則推其功也遠故常緩而不迫古者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國有學自天子諸侯之子下至

國之俊選莫不入學自成童而學至年四十而仕其習乎禮樂之容講乎仁義之訓敦乎孝悌之行以養父兄事長上信朋友而臨財廉處衆讓其修於身行於家達於隣里閭於鄉黨然後詢於衆庶又定於長老之可信者而薦之始謂之秀士久之又取其甚秀者為選士久之又取其甚秀者為俊士久之又取其甚秀者為進士然後辨其論隨其材而官之夫生七八十歲而死者人之常壽也古乃以四十而仕蓋用其半生為學考行又

廣察以隣里鄉黨而後其人可知然則積德累善如此勤而久求賢審官如此慎而有次第然後矯偽干利之士不容於其間而風俗不陷於婾薄也古之建學取士其施設之方如此也方今之制以貢舉取人往者四歲一詔貢舉而議者患於太遲更趣之為間歲而應舉之士來學於京師者類皆去其鄉里遠其父母妻子而為旦暮干禄之計非如古人自成童至於四十就學於其庠序而隣里鄉黨得以衆察徐考其行實也蓋古之養

士本於舒遲而今之取人患於急迫此施設不同之大槩也臣請詳言方今之弊既以文學取士又欲以德行官人且速取之歟則真偽之情未辨是朝廷本欲以學勸人脩德行一有而字反以利誘人為矯偽此其不可一也若遲取之歟待其衆察徐考而漸進則文辭之士先已中於甲科而德行之人尚未登於内舍此其不可二也且今入學之人皆四方之遊士齎其一身而來烏合羣處非如古人在家在學自少至長親戚朋友隣里鄉黨

衆察徐考其行實也不過取於同舍一時之毀譽而決於學官數人之品藻爾然則同學之人蹈利爭進愛憎之論必分朋黨昔東漢之俗尚名節而黨人之禍及天下其始起於處士之横議而相訾也此其不可三也夫人之材行若不因臨事而見則守常循理無異衆人苟欲異衆則必為迂僻奇恠以取德行之名而高談虛論以求材識之譽前日慶歷之學其弊是也此其不可四也今若外方專以文學貢士而京師獨以德行取人則

實行素履著於鄉曲而守道丘園之士皆反見遺此其不可五也近者朝廷患四方之士寓一有籍字京師者多而不知其士行遂嚴其法使各歸於鄉里今又反使來聚於京師云欲考其德行若不用四方之士一作人止取京師之士則又示人以不廣此其不可六也夫儒者所謂能通古今者在知其意達其理而酌時之宜爾大抵古者教學之意緩而不迫所以勸善興化養賢勵俗在於遲久而不求近效急功也臣謂宜於今而可行者立為

三舍可也復五經博士可也特創新學雖不若即舊而脩廢然未有甚害創之亦可也教學之意在乎敦本一作在於敦本教學之意而脩其實事給以糇糧多陳經籍選士之良者以通經有道之士為之師而舉一作謹察其有過無行者黜去之則在學之人皆善士也然後取以貢舉之法待其居官為吏已接於人事可以考其賢善優劣而時取其尤出類者旌異之則士知修身力行一作士修其行非為一時之利而可伸於終身則矯偽之行不作而媮薄之

風歸厚矣此所謂實事之可行於今者也臣等伏見論
學者四人其說各異而朝廷又下臣等俾之詳定是欲
盡衆人之見而採其長者爾故臣等敢陳其所有以助
衆議之一非敢好為異論也伏望聖慈特賜裁擇

文忠集卷一百十二

文忠集卷一百十三　　宋　歐陽修　撰

奏議第十七

樞府

論均稅劄子嘉祐五年

臣為諫官時嘗首言均稅事乞差郭諮孫琳蒙朝廷依臣所言起自蔡州一縣以方田法均稅事方施行而議者多言不便尋即罷之近者伏見朝廷特置均稅一司

差官分往河北陜西均稅始聞河北傳言人户虛驚斫伐桑棗尚不為信次見陜西州郡有上言歲儉民饑乞罷均稅者稍已疑此一事果為難行而朝廷之意决在必行言者遂不能入近者又見河北人户凡千百人聚訴於三司然則道路傳言與州郡上言雖為不足信其如聚集千人於京師此事不可掩蔽則民情可知矣盖均稅非以規利而本以便民如此民果便乎竊知朝廷本只一作則以見在稅數量輕重均之初不令其別生額

外之數也近聞衛州通利軍括出民冒佃田土不於見在管催數内均減重者攤與冒佃户却别一無此字生立税數配之此非朝廷本一作之意而民所以喧訴也又聞澶州諸縣一有於字見今實額管催數外將帳頭自來樁坐有名無納及一有夫字開閣將行一無二字两項逺年税數並係祥符景德已前以至五代長興年樁管虚數並攤與見今人户又聞以地肥瘠定為四等其下等田有白鹻帶鹹地并鹹鹵沙薄可殖地死沙不可一無此字殖地並一例均

攤與税數謂此雖不可耕種尚可煎鹽且河北之民自祖宗以來蒙賜恩卹放行鹽不（一無此字）禁只令據鹽斤兩納税今煎鹽者已納鹽税又令更納田税豈祖宗所以惠河北之民意又聞河南不殖之地係禁鹽地分者亦均攤與税又不知使（一無此字）民何以納也澶衛去京師近偶可聞知者如此其餘遠方（一作地）謂所均税悉便於民其可得乎以此見朝廷行事至難小人希意承旨者言利而不言害俗吏貪功希賞見小利忘大害為國斂怨

於民朝廷不知則已茍已知之其可不為救其失哉欲望聖慈特賜指揮令均稅所只如朝廷本議將實催見在稅數量輕重均之其餘生立稅數及逺年虗数却與放免及未均地分並且罷均且均稅一事本是臣先建言聞今事有不便臣固不敢緘默今取進止

乞差檢討官校國史劄子 嘉祐六年

臣前為學士日兼充史館脩撰竊見本院國史自進本入內後官守空司因具奏陳乞降付院收藏以備檢討

尋準朝旨於龍圖閣寫本閟送本院令修撰官躬親對讀修改其國史尋已寫了竊緣本院元有脩撰官三員後來孫抃及臣相次别蒙差任今止有胡宿一員其未經對讀一有國史二字卷數尚多竊慮寫下多日閟官校對久不了當漸至因循欲乞添差檢討官三兩員同共對讀早令了當况檢討官檢閲本朝故事亦是本職仍乞不令漏泄今取進止

論牧馬草地劄子嘉祐六年

臣為學士日兼充羣牧使朝廷以馬政久弊差吳中復等與臣共議利害欲有改一有更字為未見得牧地善惡多少難為廢置欲乞差官先且打量牧馬草地次臣遽蒙恩擢在樞府所有牧馬利害商量未了事件臣有愚見方欲條陳今聞諸監所差官各將前去竊緣監牧帳舊管一作管舊地甚多自來界至不明官私作弊積久為民間侵占耕種年歳已深昨已曾差髙訪等根括打量人户多稱父祖世業失却契書無憑照驗但追呼搔擾而已

今若更行根究必亦難明徒為追擾未見其利民先被害臣今欲乞令差去官只據見在草地逐段先打量的實頃畝明立封標界至因便相度其地肥瘠宜與不宜牧馬其廢置改更候逐官回日令相度牧馬所據利害擘畫申奏其已為民間侵耕地土更不根究蓋以本議欲以見在牧地給與民耕豈可却根究已耕之地重為搔擾至於民間養馬等事利害甚多臣當續具奏聞其不根究侵耕地土一事伏乞先賜指揮今取進止

論臺諫官唐介等宜早牽復劄子 嘉祐六年

臣材識庸暗碌碌於衆人中蒙陛下不次拔擢置在樞府其於報效自宜如何而自居職以來已逾半歲凡事關大體必須衆議之協同其餘日逐進呈皆是有司之常務至於謀猷啓沃蔑爾無聞上辜聖恩下愧清議人雖未責臣豈一作豈敢自安所以夙夜思維顧竭愚慮苟有可採冀裨萬一臣近見諫官唐介臺官范師道等因言陳旭事得罪或與小郡或竄遠方陛下自臨御已來擢

用諍臣開廣言路雖言者時有中否而聖慈每賜優容一旦臺諫聯翩被逐四出命下之日中外驚疑臣雖不知臺諫所言是非但見唐介范師道皆久在言職其人立朝各有本末前後（一有言事二字）補益甚多豈於此時頓然改節故為欺罔上昧聖聰在於人情不宜有此臣竊以謂自古人臣之進諫於其君者有難有易各因其時而已若剛暴猜忌之君不欲自聞其過而樂聞臣下之過人主好察多疑於上大臣側足畏罪於下於此之時諫

人主者難而言大臣者易若寛仁恭儉之主動遵禮法自聞其失則從諫如流聞臣下之過則務為優容以保全之而為大臣者外秉國權内有左右之助言事者未及見聽而怨仇已結於其身故於此一有之字時諫人主者易言大臣者難此不可不察也自古人主之聽言也亦有難有易在知其術而已夫忠邪並進於前而公論與私言交入於耳此所以聽之難也若知其人之忠邪辨其言之公私則聽之易也凡言拙而直逆耳違意初聞

若可惡者此忠臣之言也言婉而順希旨合意初聞若可喜者邪臣之言也至於言事之官各舉其職或當朝正色顯言於廷或連章列署共論其事言一出則萬口爭傳衆目共視雖欲為私其勢不可故凡明言於外不畏人知者皆公言也若非其言職又不敢顯言或密奏乞留中或面言乞出自聖斷不欲人知言有主名者蓋其言涉傾邪懼遭彈劾故凡陰有奏（一有陳字）而畏人知者皆挾私之說也自古人主能以此術知臣下之情則聽

言易也伏惟陛下仁聖寛慈躬履勤儉樂聞諫諍容納
直言其於大臣尤所優禮常欲保全終始思與臣下愛
惜名節尤慎重於進退故臣謂方今言事者規切人主
則易欲言大臣則難臣自立朝耳目所記景祐中范仲
淹言宰相吕夷簡貶知饒州皇祐中唐介言宰相文彦
博貶春州别駕至和初吳中復吕景初馬遵言宰相梁
適並罷職出外其後趙抃范師道言宰相劉沆亦罷職
出外前年韓絳言富弼貶知蔡州今又唐介等五人言

陳旭得罪自范仲淹貶饒州後至今凡二十年間居臺諫者多矣未聞有規諫人主而得罪者臣故謂方今諫人主則易言大臣則難陛下若推此以察介等所言則可知其用心矣昨所罷黜臺諫五人惟是從誨二字一作呂一有新進二字入臺未久其他四人出處本末迹狀甚明可以歷數也唐介前因言文彦博遠竄廣西烟瘴之地頼陛下仁恕哀憐移置湖南得存性命范師道趙抃並因言忤劉沆罷臺職守外郡連延數年然後一有來字復今三人

者又以言樞臣罷黜然則介不以前蹈必死之地為懼師道與抃不以中滯進用數年為戒遇事必言得罪不悔蓋所謂進退一節終始不變之士也至如王陶者本出孤寒只因韓絳薦舉始得臺官及絳為中丞陶不敢內顧私恩與之爭議絳終得罪夫牽顧私恩人之常情爾斷恩以義非知義之士不能也以此言之陶可謂徇公滅私之臣矣此四人者出處本末之迹如此可以知其為人也就使言雖不中亦其情必無他議者或謂言

事之臣好相朋黨動揺大臣以作威勢臣竊以謂不然至於去歳一無十一字韓絳言富弼之時介與師道不與絳為黨乃與諸臺諫共論絳為非然則非相朋黨非欲動揺大臣可明矣臣固謂未可以此疑言事之臣也況介等比者雖為謫官幸蒙陛下寛恩各得為郡未至失所其可惜者斥逐諫臣非朝廷美事阻塞言路不為國家之利而介等盡忠守節未嘗憐察也欲望聖慈特賜召還介等置之朝廷以勸守節敢言之士則天下幸甚今

取進止

政府進

舉劉攽吕惠卿充館職劄子嘉祐六年

臣伏見前廬州觀察推官劉攽辭學優贍履行修一作清謹記問該愽可以備朝廷詢訪前真州軍事推官吕惠卿材識明敏文藝優通好古飭躬可謂端雅之士並宜置之館閣以副聖朝養育賢材之選臣以庸繆叅聞政論無能報國敢舉所知其劉攽吕惠卿欲望聖慈俾充

館閣之職如後不如舉狀臣甘同罪取進止

論祠祭行事劄子 嘉祐八年

臣近準勑差祭神州地祇於北郊竊見有司行事不合典禮據開寶通禮當先引行事官於東壝門外道南北向立次引入壝門就壇東南位西向行事蓋即事有漸自外而入於禮為宜今却先引行事官於壇下阼堦之側北向立次引東行向外就行事位由內而外乖背禮文臣遂於本院檢詳蓋是往年撰祀儀之時誤此一節

今據祀儀四時及三王五帝上辛祈穀春分祀九
一作土
宮朝日高禖孟夏雩秋分夕月仲秋祀九宮貴神季秋
大享明堂冬至祀昊天臘蜡夏至祀皇地祇及孟冬祭
神州地祇凡一十七祭並係大祀一例錯誤並合改正
依開寶通禮兼禮生賛唱生疎多不依禮文臣伏見朝
廷近年新製祭祀罍服修飭壇壝務極精嚴而有司失
傳行事之際於禮繆誤伏乞下禮院詳定依開寶通禮
改正祀儀及教習禮生使依典禮以上副聖朝精嚴祀

事之意今取進止

論逐路取人劄子 治平元年

臣伏見近有臣寮上言乞將南省考試舉人各以路分糊名於逐路每十人解一人等事雖已奉聖旨送兩制詳定臣亦有愚見合具敷陳竊以國家取士之制比於前世最號至公蓋累聖留心講求曲盡以謂王者無外天下一家故不問東西南北之人盡聚諸路貢士混合為一而惟材是擇又糊名謄録而考之使主司莫知為

何方之人誰氏之子不得有所憎愛薄厚於其間故議者謂國家科場之制雖未復古法而便於今世其無情如造化至公如權衡祖宗以來不可易之制也傳曰無作聰明亂舊章又曰利不百者不變法今言事之臣偶見一端即議更改此臣所區區欲為陛下守祖宗之法也臣所謂偶見一端者蓋言事之人但見每次科場東南進士得多而西北進士得少故欲改法使多取西北進士爾殊不知天下至廣四方風俗異宜而人性各有

利鈍東南之俗好文故進士多而經學少西北之人尚質故進士少而經學多所以科場取士東南多取進士西北多取經學者各因其材性一無此字所長而各隨其多少取之今以進士經學合而較之則其數均若必論進士則多少不等此臣所謂偏見之一端其不可者一也國家方以官濫為患取士數必難增若欲多取西北之人則却須多減東南之數今東南州軍進士取解者二三千人處只解二三十人是百人取一人盖已痛裁抑

之矣西北州軍取解至多處不過百人而所解至十餘人是十人取一人比之東南十倍假借之矣若至南省又減東南而增西北則一無此字是已裁抑者又裁抑之已假借者又假借之此其不可者二也東南之士於千人中解十人其初選已精矣故至南省所試合格者多西北之士學業不及東南當發解時又十倍優假之蓋其初選已濫矣故至南省所試不合格者多今若一例以十人取一人則東南之人合格而落者多矣西北之人

不合格而得者多矣至於他路理不可齊偶有一路合格人多亦限以十一落之偶有一路合格人少亦須充足十一之數使合落者得合得者落取捨顛倒能否混淆其不可者三也且朝廷專以較藝取人而使有藝者屈落無藝者濫得不問繆濫只要諸路數停此其不可者四也且言事者本欲多取諸路士著之人若此法一行則寄應者爭趨而往今開封府寄應之弊可驗矣此所謂法出而姦生其不可者五也今廣南東西路進士

例各絶無舉業諸州但據數觧發其人亦自知無藝只來一就省試而歸𦁠作攝官爾朝廷以嶺外烟瘴北人不便須藉攝官亦許其如此今若一例與諸路一無十二字人取一人此為繆濫又非西北之比此其不可者六也凡此六者乃大槩爾若舊法一壞新議必行則弊濫隨生何可勝數故臣以謂且遵舊制但務擇人推朝廷至公待四方如一惟能是選人自無言此乃當今可行之法爾若謂士習浮華當先考行就如新議亦須只考程

試安能必取行實之人議者又謂西北近廣士要牢籠此甚不然之論也使不逞之人不能為患則已茍可為患則何方無之前世賊亂之臣起於東南者甚衆其大者如項羽蕭銑之徒是已至如黄巢王仙芝之輩又皆起亂中州者爾不逞之人豈專西北矧貢舉所設本待材賢（一作能）牢籠不逞當别有術不在科場也惟事久不能無弊有當留意者然不須更改法制止在振舉綱條爾近年以來舉人盛行懷挾排門大譟免冠突入虧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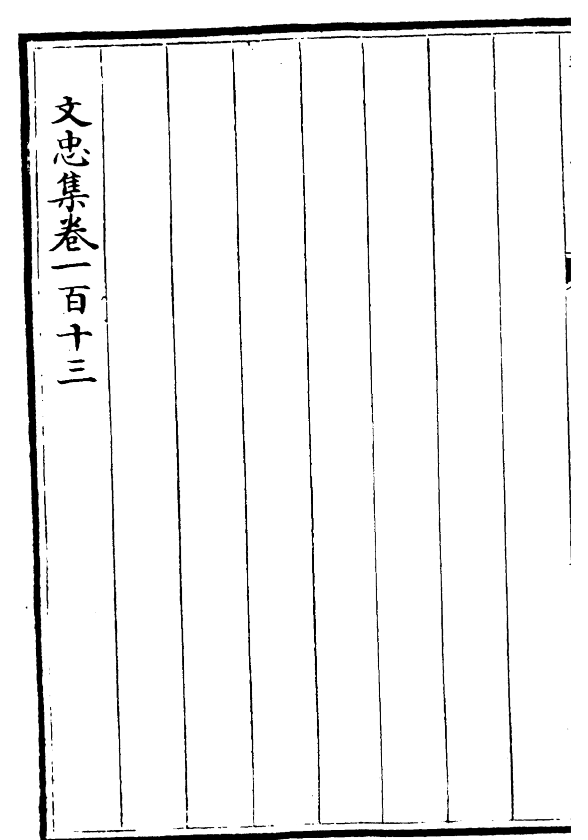
士風傷敗善類此由舉人既多而君子小人雜聚所司力不能制雖朝廷素有禁約條制甚嚴而上下因循不復申舉惟此一事為科場大患而言事者獨不及之願下有司議革其弊此當今科場之患也臣忝貳宰司預聞國論苟不能為陛下守祖宗之法而言又不足取信於人主則厚顏尸禄豈敢偷安而久處乎故猶此彊言乞賜裁擇

乞獎用孫沔劄子 治平二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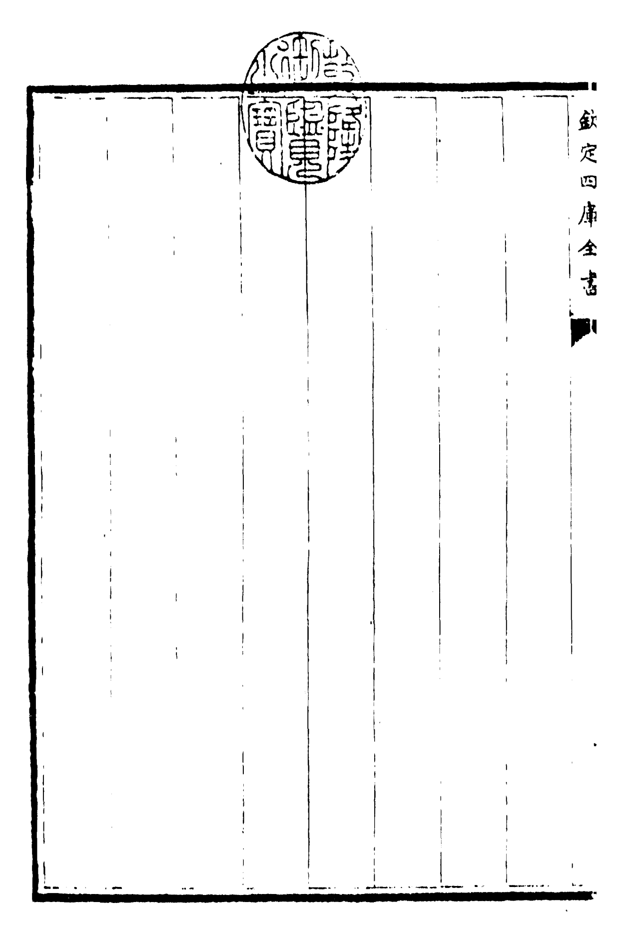
臣伏見諒祚猖狂漸違誓約僭叛之迹彰露已多年歲之間必為邊患國家禦備之計先在擇人而自慶歷罷兵以來至今二十餘年當時經用舊人零落無幾惟尚書戶部侍郎孫沔尚在西事時沔守環慶一路其人磊落有智勇但以未嘗出兵又不遇敵故未有臨陣破賊之功然其養練士卒招撫蕃夷恩信著於一方至今邊人思之雖世不乏材朝廷方務推擇若求曾經西事可用之人則臣謂無如沔者沔今年雖七十聞其心力不

衰飛鷹走馬尚如平日況所用者取其智謀藉其威信前世老將彊起成功者多沔雖中間曾以罪廢棄瑕使過正是用人之術臣今欲乞朝廷更加察訪如沔實未衰羸伏望聖慈特賜奬用庶於擇人一作材難得之時可備一方之寄取進止

英宗實録所載乃節文但於孫沔姓名之上添致仕二字又國家禦備作朝廷禦備


文忠集卷一百十三

謹案卷一百十一第四頁後二行況此畫像之來
疑求字之譌
卷一百十二第十頁後三行内則岐豳涇寧刊本
豳訛幽據别本改


欽定四庫全書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録貢生臣張誠智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文忠集卷一百十四五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文忠集卷一百十四

宋 歐陽修 撰

奏議第十八

政府

言西邊事宜第一狀 治平二年

右臣伏見諒祚狂僭釁隙已多不越歲年一無此字必為邊患臣本庸暗不達特機輙以外料敵情内量事勢鑒往年已驗之失思今日可用之謀雖兵不先言俟見形而

應變然坐而制勝亦大計之可圖謹具條陳庶裨萬一
臣所謂外料敵情者諒祚世有夏州自繼興克叡以前
止於一鎮五州而已太宗皇帝時繼捧繼遷始為邊患
其後遂陷靈鹽盡有朔方之地盖自淳化咸平用兵十
五餘年既不能剪滅遂務招懷適會繼遷為潘羅支所
殺其子德明乃議歸欵而我惟以恩信復其王封歳時
俸賜極於優厚德明既無南顧之憂而其子元昊亦壯
遂併力西攻回紇拓地千餘里德明既死地大兵彊元

昊遂復背叛國家自寶元慶歷以後一方用兵天下騷動國虛民獘如此數年元昊知我有厭兵之患遂復議和而國家待之恩禮又異於前矣號為國主僅得其稱臣歲予之物百倍徳明之時半於契丹之數今者諒祚雖曰狂童然而習見其家世所為葢繼遷之叛而復王封元昊再叛而為國主今若又叛其志可知是其欲自比契丹抗衡中國以為鼎峙之勢爾此臣竊料敵情在於如一無此字此也夫所謂内量事勢者葢以慶歷用兵之

時視方今禦邊之備較彼我之虛實彊弱以見勝敗之形也自真宗皇帝（一無二字）景德二年盟契丹於澶淵明年始納西夏之款遂務休兵至寶元初元昊復叛盖三十餘年矣天下安於無事武備廢而不修廟堂無謀臣邊鄙無勇將將愚不識干戈兵驕不識（一作知）戰陣器械朽腐城郭隳頹而元昊勇鷙桀黠之虜也其包畜姦謀欲窺中國者累年矣而我方恬然不以為慮待其謀成兵具一旦（一作日）反書來上然後茫然不知所措中外震駭

舉動倉惶所以用兵之初有敗而無勝也既而朝廷用
韓琦范仲淹等付以西事極力經營而勇夫鋭將亦因
戰陣稍稍而出數年之間人謀漸得武備漸修似可枝
梧矣然而天下已困也（一無此字）所以屈意忍耻復與之和
此慶歷之事爾今則不然方今甲兵雖未精利不若往
年之腐朽也城壘粗嘗完緝不若往年之隳頹也土兵
蕃落增添訓練不若往年寡弱之驕軍也大小將校曾
經戰陣者往往尚在不若往年魏昭炳夏隨之徒綺紈

子弟也一二執政之臣皆當時宣力者其留心西事熟矣不若往時大臣茫然不知所措者也蓋往年以不知邊事之謀臣馭不識干戈之將用驕兵執朽器以當桀黠新興之虜此所以敗也方今謀臣武將城壁器械不類往年而諒祚狂童不及元昊遠甚往年忽而不思今又已先覺可以早為之備茍其不叛則已若其果叛未必不為中國利也臣謂可因此時雪前恥收後功但顧人謀如何爾若上憑陛下神威廟筭係纍諒祚君臣獻

於廟社此其上也其次逐狂虜於黃河之北以復朔方故地最下盡取山界奪其險而我守之以永絶邊患此臣竊一作內量事勢謂或如此臣所謂鑒往年已驗之失者其小失非一不可悉數臣請言其大者夫夷狄變詐兵交陣合彼佯敗以為誘我貪利而追之或不虞橫出而為其所邀或進陷死地而困於束手此前日屢敗之戒今明習兵戰者亦能知之此雖小事也亦不可忽所謂大計之繆者攻守之策皆失爾臣視慶歷禦邊之備

東起麟府西盡秦隴地長一千餘里分為路者五而路分為州軍者又二十有四而州軍分為寨為堡為城者又幾二百皆須列兵而守之故吾兵雖衆不得不分所分既多不得不寡而賊之出也常舉其國衆合聚為一而來是吾兵雖多分而為寡彼衆雖寡聚之為多以彼之多擊吾之寡不得不敗也此城寨之法既不足自守矣而五路大將所謂戰一無此字兵者分在二十四州軍欲合而出則懼後空而無備欲各留守備而合其餘則數

少不足以出攻此當時所以用兵累年終不能一出者以此也夫進不能出攻退不足一作能自守是謂攻守皆無策者往年已驗之失也臣所謂今日可用之謀者在定出攻之計爾必用先起制人之術乃可以取勝也蓋列兵分地而守敵得時出而撓於其間使我處處為備常如敵至師老糧匱我勞彼逸昔周世宗以此策困李景於淮南昨元昊亦用此策以困我之西鄙夫兵分備寡兵家之大害也其害常在我以逸待勞兵家之大利

也其利常在彼所以往年賊常得志也今誠能反其事而移我所害者于敵奪敵所利者在我則我當先為出攻之計使彼疲於守禦則我亦得志矣一無此字凡出攻之兵勿為大舉我每一出彼必呼集而來拒彼集於東則別出其西我歸彼散則我復出而彼又集我以五路之兵番休出入使其一國之衆聚散犇走無時暫停則無不困之虜矣此臣所謂方今可用之謀也盖往年之失在守方今之利在攻昔至道中亦甞五路出攻矣當時

將相為謀不重一作密蓋欲攻黠虜方彊之國不先以謀困之而直為一戰必取之計大舉深入所以不能成功也夫用兵至難事也故謀既審矣則其發也必果故能動而有成功也若其山川之險易道里之迂直蕃漢兵馬之彊弱騎軍步卒長兵短兵之所利與夫左右前後一出一入開闔變化有正有奇一無四十八字凡用兵之形勢有可先知者有不可先言者臣願陛下遣一重臣出而巡撫遍見諸將與熟圖之以先一無此字定大計凡山川道

里蕃漢步騎出入之一無此字所宜可先知者悉圖上方畧其餘不可先言付之將率使其見形應變因敵制勝至於諒祚之所為宜少屈意含容而曲就之既以驕其心亦少緩其事以待吾之為備而且嚴戒五路訓兵選將利器甲蓄資糧常具軍行之計待其反書朝奏則王師暮出以駭其心而奪其氣使其枝梧不暇則勝勢在我矣往年議者亦欲招輯橫山蕃部謀取山界之地然臣謂必欲招之亦須先藉勝捷之威使一有其字知中國之彊

則方肯來附也由是言之亦以出攻為利矣凡臣之所言者大略如此爾一無此字然臣足未嘗踐邊陲目未嘗識戰陣以一儒生偏見之言誠知未可必用直以方當陛下勞心西事廣詢衆議之時思竭愚慮備芻蕘之一說爾

言西邊事宜第二劄子同前

臣近曾上言諒祚為邊患朝廷宜早圖禦備及乞遣一重臣親與邊將議定攻守大計等事至今多日未蒙降

出施行臣竊見慶歷中元昊作過時朝廷輕敵翫寇無素定之謀每遇邊奏急來則上下惶恐倉卒指揮既多不中事機所以落賊姦便敗軍殺將可為痛心今者諒祚以萬騎寇秦渭兩路焚燒數百里間掃蕩俱盡而兩路將帥不敢出一人一騎則國威固已挫矣諒祚辜恩背德如此陛下未能發兵誅討但遣使者齎詔書賜之又拒而不納使者羞媿俛首懷詔而回則大國不勝其辱矣當陛下臨御之初遭此狂童威沮國辱此臣等之

罪也臣謂陛下宜赫然發憤以邊事切責大臣至於山川形勢有利有不利士卒勇怯孰可用孰不可用何處宜攻何處宜守何兵宜屯某地何將可付某兵如此等事甚多皆陛下聖慮所宜及者臣謂陛下宜因閒時御便殿召當職之臣使按圖指畫各陳所見陛下可以不下席而盡在目前然後制以神機睿略責將相以成功而陛下以萬機之繁既未及此兩府之臣如臣（一無二字）等日所進呈又皆常程公事亦未嘗聚首合謀講定大計

外則四路邊臣自賊馬過後亦不聞別有擘畫臣恐上下因循又如慶歷之初矣近者韓琦曾將慶歷中議山界文字進呈此邊事百端中一端爾盖琦亦患事未講求假此文字為題目以牽合衆人之論爾自進呈後尋送密院至今多日亦未曾擬議臣以非才陛下任之政府便是國之謀臣若其謀慮淺近所言狂妄自可黜去不疑臣亦昨因目疾懇求解職曲蒙聖恩未許其去既使在其位又棄其言而不問使臣尸禄厚顔何以自處

所有臣前來所上奏狀欲望聖慈（一無二字）降付中書密院與韓琦山界文字一處商量若其言果不足取棄之未晚今取進止

乞補館職劄子（治平三年）

臣竊以治天下者用人非止一端故取士不以一路若夫知錢穀曉刑獄熟民事精吏幹勤勞夙夜以辦集為功者謂之材能之士明於仁義禮樂通於古今治亂其文章論議與之謀慮天下之事可以決疑定策論道經

邦者謂之儒學之臣善用人者必使有材者竭其力有識者竭其謀故以材能之士布列中外分治百職使各辨其事以儒學之臣置之左右與之日夕謀議講求其要而行之而又於儒學之中擇其尤者置之廊廟而付以大政使總治羣材衆職進退而賞罰之此用人之大略也由是言之儒學之士可謂貴矣豈在材臣之後也是以前世英主明君未有不以崇儒嚮學為先而名臣賢輔出於儒學者十常八九也臣竊見方今取士之失

患在先材能而後儒學貴吏事而賤文章自近年以來
朝廷患百職不修務一作而獎材臣故錢穀刑獄之吏稍
有寸長片善為人所稱者皆已擢用之矣夫材能之士
固當擢用然專以材能為急而遂忽儒學為不足用使
下有遺賢之嗟上有乏材之患此甚不可也臣謂方今
材能之士不患有遺固不足上煩聖慮惟儒學之臣難
進而多棄滯此不可不思也臣以庸繆過蒙任使俾陪
宰輔之後然平日論議不能無異同雖日奉天威又不

得從容曲盡拙訥今臣有館閣取士愚見具陳一作列如別奏一作劄欲望聖慈因宴閒之餘一賜睿覽或有可采乞常賜留一有聖字意今取進止

又論館閣取士劄子同前

臣竊以館閣之職號為育材之地今兩府闕人則必取於兩制翰林學士謂之內制中書舍人知制誥謂之外制今并雜學士待制通謂之兩制兩制闕人則必取於館閣然則館閣輔相養材之地也材既難得而又難知故當博採廣求而多畜之時冀一得於

其間則傑然而出為名臣矣其餘中人以上優游養育以獎成之亦不失為佳士也自祖宗以來所用兩府大臣多矣其間名臣賢相出於館閣者十常八九也祖宗用人初若不精然所采既廣故所得亦多也是以有文章有學問有材有行或精於一藝或長於一事者莫不畜之館閣而獎養之其傑然而出者皆為賢輔相矣其餘不至輔相而為一時之名臣者亦不可勝數也先朝循用祖宗舊制收拾養育得人尤多自陛下即位以來

所用兩府之臣一十三人而八人出於館閣此其驗也只自近年議者患館職之濫遂行釐革而改更之初矯失太過立法既峻取人遂艱使下多遺賢之嗟國有乏材之患今先朝收拾養育之人或已被遷擢或老病死亡見在館者無幾而新法艱阻近年全無選進臣今略具館閣取人舊制并新格則可見取人之法如何所得之人多少也

一舊制館閣取人以三路進士高科一路也大臣薦

舉一路也歲月疇勞一路也進士第三人以上及第者并制科及第者不問等第並只一任替回便試館職進士第四第五人經兩任亦得試此一路也兩府臣寮初拜命各舉三兩人即時召試此一路也其餘歷任繁難久次或寄任重處者特令帶職此一路也今三路塞其二矣自科場改為間歲後第一人及第者須兩任回方得試自第二人至第五人更永不試制科入第三者亦須兩任回方

得試（凡五七次科場未有一人中第三等者）其餘等第並永不試則進士高科一路已塞矣兩府大臣所薦之人並只上簿候館職有闕則於簿內點名召試其如館閣本無員數無有闕時故自置簿來至今九年不曾點試一人則大臣薦舉一路又塞矣惟有疇勞帶職一路尚在爾

一新制館閣共置編校八員本為館中書籍久不齊整而館職多別有差遣不能專一校正乃別置此

八員故選新進資淺人令久任而專一校讀所以

先令作編校二年然後升為校勘未是正館職為校勘

四年後升為校理始是正館職為校理又一年方罷編

校別任差遣然自置編校後適值館閣取人之路

漸廢今議者遂只以編校為取士新格往時直館

直院直閣校理皆無定員惟材是用不限人數今

編校限以八員為定以此待天下之多士宜其遺

材於下矣八員之內仍每七年方遇一員一有闕之字

而補一人以此知天下滯材者衆矣

右以臣愚見編校八員自可仍舊每有員闕令中書擇人進擬陛下必欲牢籠天下英俊之士則宜脫去常格而奬拔之今負文學懷器識磊落奇偉之士知名於世而未為時用者不少惟陛下慱訪審察悉召而且置之館職養育三數年間徐察其實擇其尤者而擢用之知人自古聖王所難然不以其難而遂廢但拔十而得一二亦不為無益矣况中人上下養育奬成之不止十得

一二也

薦司馬光劄子 治平四年

臣伏見龍圖閣直學士司馬光德性淳正學術通明自列侍從久司諫諍讜言嘉話著在兩朝自仁宗至和服藥之後羣臣便以皇嗣為言五六年間言者雖多而未有定議最後光以諫官極論其事敷陳激切感動主聽仁宗豁然開悟遂决不疑由是先帝選自宗藩入為皇子曾未踰年仁宗奄棄萬國先帝入承大統盖以人心

先定故得天下帖然今以聖繼聖遂傳陛下由是言之光於國有功為不淺矣可謂社稷之臣也而其識慮深遠性尤慎密光既不自言故人亦無知者臣以忝在政府因得備聞其事臣而不言是謂蔽賢掩善詩云無言不酬無德不報光今雖在侍從日承眷待而其忠國大節隱而未彰臣既詳知不敢不奏

青州進

言青苗錢第一劄子熈寧三年

臣伏見朝廷新制俵散青苗錢以來中外之議皆稱不便多乞寢罷至今未蒙省察臣以老病昏忘雖不能究述利害苟有所見其敢不言臣今有起請事件謹具畫一如後

一臣竊見議者言青苗錢取利於民為非而朝廷深惡其說至煩聖慈一作聽命有司具述本末委曲申諭中外以朝廷本為惠民之意然告諭之後搢紳之士論議益多至於田野之民蠢然固不知周官

泉府為何物但見官中放債每錢一百文要二十文利爾是以申告雖煩而莫能諭也臣亦以謂等是取利不許取三分而許取二分此孟子所謂以五十步笑百步者以臣愚見必欲使天下曉然知取利非朝廷本意則乞除去二分之息但令只納元數本錢如此始是不取利矣蓋二分之息以為所得多耶固不可多取於民所得不多耶則小利又何足顧何必以此上累聖政

臣檢詳元降指揮如災傷及五分已上則夏料青苗錢令於秋料送納秋料於次年夏料送納臣竊謂年歲豐凶固不可定其間豐年常少而凶歲常多今所降指揮蓋只言偶然一料災傷爾若連遇三兩料水旱則青苗錢積壓拖欠數多若纔遇豐熟却須一併催納則農民永無豐歲矣至於中小熟之年不該得災傷分數合於本料送納者或人户無力或頑猾拖延本料尚未送納了當若令又

請次料合俵錢一作散數則積壓一作欠轉多必難催索臣今欲乞人户遇災傷本料未曾送納者及人户無力或頑猾拖延不納者並更不支俵與次料錢如此則人户免積壓拖欠州縣免鞭朴催驅官錢免積久一作欠失陷

臣竊聞議者多以抑配人户為患所以朝廷屢降指揮丁寧約束州縣官吏不得抑配百姓然諸路各有提舉管勾等官往來催促必須盡錢俵散而

後止由是言之朝廷雖指揮州縣不得抑逼百姓請錢而提舉等官又却催促盡數散俵故提舉等官以不能催促盡數散俵為失職州縣之吏亦以俵錢不盡為弛慢不才上下不得不遞相督責者勢使之然各不獲已也由是言之理難獨責州縣抑配矣以臣愚見欲乞先罷提舉管勾等官不令催督然後可以責州縣不得抑配其所俵錢取民情願專委州縣隨多少散之不得必一作須要盡數

亦不必須要閭縣之民戸戸盡請如此則自然無
抑配之患矣
右謹具如前臣以衰年昏病不能深識遠慮所見目前
止於如此然而青苗之議久已喧然中外羣臣乞行寢
罷者不可勝數其所陳久遠利害必已詳盡而無遺矣
一日陛下赫然開悟悉採羣議追還新制一切罷之以
便公私天下之幸也若中外所言雖多猶未能感動天
聽則見行不便法中有此三事尤繫目下利害如臣畫

一所陳伏望聖慈特賜裁擇令取進止

言青苗第二劄子 同前

臣近曾奏爲起請俵散青苗錢不便事數内一件乞遇災傷夏料未納及不係災傷人户頑猾拖欠者並更不俵散秋料錢數至今未奉指揮臣勘會今年二麥纔方成熟尚未收割已係五月又合俵散秋料錢數竊緣夏料已散錢尚未有一户送納若又俵散秋料錢竊慮積壓拖欠枉有失陷官錢臣已指揮本路諸州軍並令未

得俵散秋料錢別候朝廷指揮去後（一作訖）臣伏思除臣近所起請災傷未納及人户拖欠不納者乞且不俵次料一事外臣今更有愚見不敢緘默臣竊見自俵青苗錢已來議者皆以取利為非朝廷深惡其說遂命所司條陳申諭其言雖煩而終不免於取利然猶有一說者意在惠民也以臣愚見若夏料錢於春中俵散猶是青黄不相接之時雖不户户闕乏然其間容有不濟者以為惠政（一作濟）尚有說焉（一作可說）若秋料錢於五月俵散正

是蠶麥成熟人户不乏之時何名濟闕直是放債取利

爾若二麥不熟則夏料尚欠豈宜更俵秋料錢使人户

積壓拖欠以此而言秋料錢可以罷而不散欲望聖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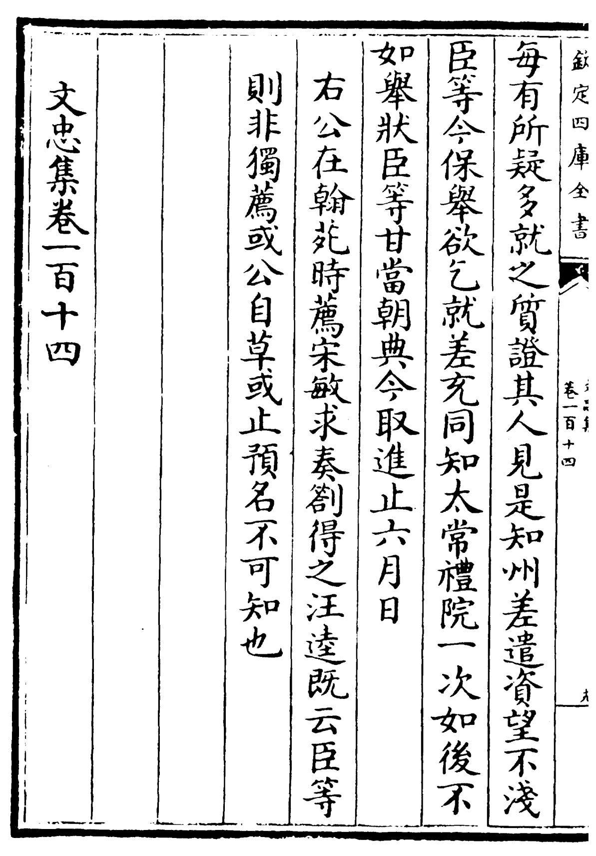
特賜詳擇伏乞一無八字早降指揮今取進止

舉宋敏求同知太常禮院劄子嘉祐二年

臣等勘會同知太常禮院張師中近被朝命差充兩浙

提點刑獄伏見太常丞集賢校理宋敏求文學該贍多

識故事家藏古今書史禮樂制度記傳尤多禮官博士



每有所疑多就之質證其人見是知州差遣資望不淺臣等今保舉欲乞就差充同知太常禮院一次如後不如舉狀臣等甘當朝典今取進止六月日

右公在翰苑時薦宋敏求奏劄得之汪逵既云臣等則非獨薦或公自草或止預名不可知也

文忠集卷一百十四